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一目錄

翰林院二

修撰

蔣官

韓克忠

王元采

王良

徐旭

王褒

張嗣祖

彭璉

馬鐸

李騏

董璘

張洪

劉矩

施槃

羅倫

錢福

陳瀾

康海

楊慎

舒芬

蕭與成

林大欽

王庭譔

編修

高啓

張唯

張九韶

程濟

楊珙

周輿

戚瀾

宋應奎

李仁儀

華巒

王思

王相

駱文盛

羅程

楊實卿

王立道

公家臣

目錄終

目錄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一

翰林院二

翰林院修撰蔣公宮傳

蔣宮字伯讎真州人三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五歲誦孝經論語左氏春秋十歲善屬文表章庸孟之書居父喪勺水不入口毀瘠踰制從學陳子山子山方銳意釋經而宮乃列諸家傳疏得失以進子山異之授以詩書春秋及諸文章大家宮輒悟其旨子山謂人曰明敏若宮雖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自是博極羣書於制度沿革陰陽曆數之義無所不通元至正初

登第未幾丁祖艱負祖母避地浙東以薦授行樞密院管勾服闋授崇明州判官攝州事有聲丙午 皇朝剗平封畛宮乞歸田不許會部使薦官才可備史館授翰林修撰洪武紀元擢開封府蘭陽縣縣丞當南北要衝兵燹之餘寇賊充斥居民存者十二三官廣爲召募一年復業五千戶餘弭菑捍患掩骼理鬻通商販理寬滯安反側開學校崇德義邑人大和拜滿 朝京以疾卒

翰林院修撰韓公克忠傳

于慎行

韓克忠字守信武城人登洪武丁丑進士第一授行在翰林院修撰 太祖愛其學行淳實僅三月命署國子監司業自祭酒宋訥後學政多隳忠與祭酒張顯宗創制立法興廢補壞編立監規叅酌時宜永爲遵守學政自此振舉也除二年陞河南僉事未幾卒官初忠之會試也不與中式之列考官劉三吾白信稻所取者宋琮等五十二人江北無與者及殿試賜閩人陳郟爲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爲言 太祖怒命講讀官張信戴彝等十一人再闕下第卷中擇文理

優長者復其科第或傳言三吾復囑信等以卷之陋者進呈 太祖益怒謂其胡藍餘黨 詔謫三吾戊邊餘皆凌遲於市於是復闕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六月朔殿試再賜策問以忠爲第一今祀學官

靜學王公元采傳

黃 綰

先生姓王氏諱元采字叔英號靜學黃巖人也少孤因母嫁陳氏故或稱陳元采寔王氏也居亭嶺今屬太平縣洪武中爲僊居教諭陞漢陽知縣革除初以薦爲翰林修撰與正學方公先後被召或曰正學薦之也嘗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當時急務又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鋤強梗若醫之去疾農之去草然急於去疾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或損於禾稼體膚疾去宜燮其血氣禾稼草

去宜培其根苗又論行限田法如此者數千百言初  
在漢陽時聞正學先生被召詔書曰子房於高帝察  
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  
如陵勃任如蕭何不得間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  
生於文帝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  
以短之此賈生不能用其才也皆規風正學甚至識  
者以先生所見大踰於人矣比入朝與正學相期身  
致三代之治未幾太宗皇帝入繼大統先生與正  
學皆死之時先生方募兵廣德將進適尚書齊泰來  
奔知事不可爲遂止退館于祠山道士以死自誓比  
死作絕命辭有曰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  
不佳所見良獨偏又書案曰生旣久矣愧無補於當  
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以辭裹金置道士所治  
棺中夜起沐浴冠帶經于庭之栢月明犬吠隸人啓  
戶視之先生死矣道士遂以其棺斂之爲葬于橫山  
楊文貞公士奇過廣德題其墓曰嗚呼修撰王公之  
墓道士姓盛名希年亦黃巖人義士也隸人上其狀  
與方先生死先後聞耳邏捕其家妻金氏死于獄二  
女死于井殉先生云余聞諸父老云楊文貞公布衣  
時主塾漢陽村落中先生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

革之後久不聞此矣異之入視焉文貞避去見案上詩文一編文貞作也爲題曰此公輔器也何避爲邀致薦之嘗讀文貞他文有曰予素與先生相知審理之除實其所薦又文貞與人手簡曰昨得王大尹文字讀之說理甚精且有法度愈讀益有味羈旅中何幸遇也王尹者先生也又東里小傳曰文貞少遊湖湘漢陽府學聘爲訓導不就則父老所傳及文與簡所云蓋漢陽時事府學之聘亦先生薦之耳至入朝又薦之又聞云鄉人張璣者嘗遊先生之門正統間歲貢入太學文貞詢其後鄉吏以璣見公待之甚厚後爲定涿二州同知初先生有幼子名某謫戍大同因璣語知之文貞以百金與鄉人孟範訪得之又以金若干遺揚州教諭某人使教誨之久而學不成返諸文貞又益金若干再使教之卒無成文貞曰柰何抱之痛哭乃復與金若干遣之遂不知所終孟範後爲治中云亦云文貞薦之嗚呼先生不負國文貞亦不負先生矣第元默變姓名匿于京城商旅中會鄉有金寬者識之告太宗捕而斬之剉其屍今其後亦不聞有顯者先生所著有靜學集傳于世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用世傳也



論曰先生與正學先生生當興運懷經綸之志然卒皆不究厥志殉義以死悲夫嘗聞太孫聰明好古篤信儒術志欲以周官致治竟失天下遁死果天命然乎抑人事也余於是益感君臣相遇之難又信祖法之未可以輕議也讀先生貽正學書爲之至復流涕者久之嗚呼識慮遠哉

翰林院修撰王公叔英傳

鄭 曉

王公叔英字元采黃巖人初從外姓陳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太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起家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淮安府學陞

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孝孺欲復井田公貽書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指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靖難兵至淮上游兵逼江而建文君遣使四出募兵公奉詔行至廣德聞建文君遜位慟哭會齊太奔公曰太貳心矣急擒太至

密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太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 文皇登極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公將死移書祠山道士盛希年葬我祠山麓希年天台人收葬公墓在洲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元采之墓士奇本公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莆田周瑛封植表識其墓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官立祠祀之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公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淡壘上公著有靜學集

### 王良

王良字欽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初元發解明年對大廷狀元及第以貌不及胡廣推廣第一良亞之用洪武乙丑事例良與第三人李貫並授翰林修撰良自聞北師起常憂懣不食日就羸憊北師薄都城羣臣多往迎附良獨閣門痛哭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能顧若等遂自鳩死良子修後亦首鄉薦云

### 翰林院修撰王公良墓志銘

解縉

嗚呼功業旣成而人推服之恩惠及人而人懷思之

天下皆是也無功業而人推服無恩惠而人懷思古  
今天下之人甚少也若漢之賈誼唐之劉蕡其功業  
何所成恩惠何所及其文章亦甚少也然使人思而  
嘆息之至今而推服之無異辭豈非世之人惜俊材  
之夙成悲壯志之蚤謝歟抑憫其不遇於時而以窮  
死歟誠有足以感動人心而非淺志者之所能度歟  
醴泉之浸不必爲江河芝草之榮不必爲松栢而人  
信其爲祥若人者不必有功業恩惠而人信之以其  
誠有感動人者而功若惠特其餘事也予友翰林修  
撰王君欽止諱良歿之日識者皆歎息推服而懷思

悲哀之其朋友之失聲將推劉蕡賈誼而與之

無異辭其行孚於人者久矣君少失父知讀書爲  
其祖與耕先生治尚書學聞天下著經書管見藏

不能發前儒所未發君世其業爲學愈勵而家事

不嘗廢雖甚攻苦皆親之其母以君篤於孝君被病  
卽告母曰我病且死幸有弟三人我無足哀夭壽命  
也其母以爲達於理言不及其妻子妻子不謂君忍  
父歿時弟皆幼今皆成立皆以爲君篤於慈其族人  
親戚無間言皆以君爲難其在府學課試輒魁合府  
縣不以爲忌試江西鄉薦第一人 上親灑宸翰魁

不言  
死忠  
者諱  
之也

名天下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未幾設文忠館  
待之陞秩一等分類秘閣書目預修 高廟實錄總  
集類要祁寒盛暑終日不怠與胡廣等奏修時政記  
如故事參酌攸當屢上書言當時切務 上皆欣然  
納之飭身正色不可狎玩聽其言侃侃如也然未嘗  
妄言其所不可決不能詭隨自奉甚約調急如將不  
及與人交久而益敬此其行孚於人也類如此獨其  
於死生之際從容安泰無毫髮可憐之色預與母訣  
斂手待終予往視之一辭不亂足以信其平生所蘊  
非淺智之所能度也不知賈誼劉蕡之死能如此否  
君文章雄偉光耀常曰悖於理而工於辭者非不知  
理悖也欲希世而盜名也吾竊恥之詩喜古一以理  
為主警策淵永字畫精楷皆稱其為人其稿若干卷  
藏于家

修撰徐公旭傳

梁潛

公諱旭字孟昭然徐氏饒之樂平人其先南昌人也  
居樂平者十七世世以儒爲業公幼穎悟稍長從其  
鄉先生蔡仲淵授春秋爲文辭已超詣拔出見者皆  
奇之年二十一登洪武乙丑科進士第行淞江道監  
察御史入爲禮科給事中日記事侍 上左右 上  
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羣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  
上未退不得退也一日 上呼公至前將有所任使  
而公奏對弗克稱 旨上以其迂也命分教于涿州  
之房山復諭教鳳陽皆以憂去服闋擢 安王府紀

善用薦者陞爲知州入史館上書論天下事多不能  
合公益落落自殊無所顧惜遂自史館出爲考功員  
外郎及今上卽位遷郎中預修高皇帝實錄明  
年拜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又明年罷爲翰林修撰以  
卒公在 高帝時素以篤學見稱數言事切中當時  
高帝嘉納之然欲老其才故抑之久而未有以用之  
也及在考功拒請托抑僥倖是是非非毫髮無所遁  
其情而尤以謂天下之治與教在守令與教官守令  
教官弗稱其任者尤精覈之無少貸衆望風誼騰公  
持之益堅及在 大學亦如在考功時然公純謹君子

也雖盛威嚴而中情簡直好惡出乎至誠至于卓卓  
自守激之而不動判之而不撓人未有過之者也居  
大學僅一年諸生凜凜僅自修飾而其僚屬之不使  
者已譁然議之矣憚之者方側目于下忌之者又背  
沮之于其私至相與揶揄其所爲公以此竟罷改雲  
南參議君子莫不惜之及陛見上察其無他特命  
除翰林修撰俾預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方向用之  
而公卒矣時年五十二上聞之悼惜勅賜棺以斂  
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焉公蓋終身坦夷不事表襮  
而其嫉惡剛勁人有所不堪者世以此高之而亦以

此齟齬于世者衆也其爲學明于義利之辨爲文約而明喜薦士所薦最多且賢屢考試科舉其得士最盛而尤孝于其親自鳳陽考試河南時入朝告歸省其母母疾方亟公聞倍道疾趨至家母疾忽爲之愈數日竟卒人以爲孝感所致云 贊曰考功與大司成皆 國家要職非得才賢譽望之士以居之誠不可也然而信道義篤行如公者往往猶難之豈天下豪傑羣居之地是非好惡所聚非素有驅駕籠罩之才者終不足以騁耶自公在大學與考功人情固多不附也及其歿已久相與稱賢考功與賢司成者必曰公事須久而後定亦理之常然無足怪者獨念聖上于賢士大夫保全覆護如公者蓋有無窮之恩焉予素知公恐其久而失之也因取其行事而論次之

修撰王褒傳

王褒福建閩縣人也字中美博極羣書少有詩名洪武中貢入成均頃之擢舉應天歷瑞州長沙兩郡博士遷永豐尹褒治永豐課農桑興儒學縣無逋事永樂初年朝京師考上最已而薦者以文學表修高廟實錄遂擢褒爲翰林修撰及修永樂大典勅充總裁官褒性剛正居家以孝友聞與人交敬久而不衰人有善汲汲然獎進之閩志列在儒行傳中



翰林院修撰張公嗣祖墓表

楊榮

西江有清慎剛介君子曰張君伯穎者累官至翰林  
修撰以疾卒於永樂癸卯十二月一日距今蓋十有  
六年矣其子承翰以明經分教應天府庠乃奉學士  
錢君所爲述事行謁予表諸墓道予昔在翰林素重  
君爲人乃不辭而次第之曰張氏爲吉水文昌鄉右  
族累世業儒而多望士曾祖震可號南礪博學工文  
祖道益號道山元延祐中舉進士考安禮洪武初以  
經行修明仕河南鄧州學正學者稱爲後山先生君  
諱嗣祖字伯穎母劉氏君以元至正辛卯十月八日

生自幼眉宇秀朗屹出不羣書過目輒成誦嘗為寇掠去養為已子久之出牧田間過者怪其異於常兒因就問之而得其里居與所生遂走報其父贖以重貲既歸教之學聞悟絕人肆力羣經而尤邃于書洪武甲子領江西鄉薦明年會試禮部得乙榜授廣東陽山縣學教諭無何以外艱去官服除調蕪湖所至以師道自任開導諸生曲折詳盡以是士多成材出而擢科取仕者相繼永樂初以近臣薦擢翰林五經博士與修高廟實錄書成遷檢討賜白金文綺襲衣未幾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復膺楮幣之賚秩滿

陞修撰時車駕幸北京留署南京翰林院事嘗考

應天府鄉試去取公明士論服之晚得腫疾二子自

鄉來省疾既少間亟遣歸報其母不數月而劇致僚

友之親厚者語之曰吾以一介下士致身禁近死復

何恨第上無以報國恩下不及見吾兒為憾爾言

訖神爽如平時是夕奄然而逝年七十有三君平生

孝於親敬於兄信於朋友厚於宗族母嘗臥疾躬侍

湯藥不去左右衣不解帶者連旬既歿而毀頓不勝

宗族子弟以先世田產質諸人而不能自贖者損貲

為贖而畀之喜賓客過輒相與款洽然不嗜酒常稠

人大會中盃酌淋漓衆皆謹譁失次公凝然中處卒  
不爲所亂爲人長身山立鬚髯奮張見者爲之改容  
家居雖燕私必嚴以飭當溽暑而食不去巾服僮使  
畏憚戶內肅然無譁後生輩疎蕩少檢者噍讓不少  
貸或與坐移時不交一談其莊敬自持者接以溫顏  
慰藉以好語旣去尤稱道之不置居官廉勤臨財錙  
銖不苟取有官外郡而餽銀器者謂其所得非義峻  
辭却之出入館閣二十年足未嘗履貴勢之門以希  
合幸進公退終日清坐玩誦書史雖家用弗給一不  
經意爲文嚴正似其爲人所著述有書題講說中  
庸析理苦淡齋集無名翁傳通若干卷藏于家

翰林院修撰彭公璉墓志銘

胡廣

永樂七年春 天子巡狩北京文學之臣與扈從者  
暨廣凡十二人修撰彭汝器其一焉明年九月丙寅  
以疾卒于五雲坊官舍得年三十有三凡交游者皆  
哭而惜之廣言于 天子深加悼惜乃勅行在吏部  
以其族兄孚恂護喪歸葬其友翰林庶吉士李時勉  
述其行徵廣銘其墓乃序而爲之銘汝器名璉汝器  
其字姓彭氏世家安成自爲童子時嶷然有成人志  
一日請於父曰儕兒童讀書徒字誦句讀無益也願  
擇所從游父以其幼未許固請以行登鄉先生劉澄

清之門詰難疑義下筆綴文辭藻渙發迥出流輩師  
甚奇之宗族皆期其顯大家門縣令聞其聰敏選人  
鄉校永樂元年以易中鄉試明年會試禮部對策大  
廷俱在高等入翰林爲庶吉士 天子嚮用文學選  
二十八人讀書秘閣學古文章紹司馬子長班子孟堅  
韓柳歐蘇之迹汝器在二十八人中年最少才最優  
同輩多推讓之五年陞修撰嘗承顧問敷答稱旨下  
筆爲文發舒所蘊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駸駸  
入古人之域聲譽日起汝器不以此自足自視歆然  
故人尤以此重之恒積苦于學因得羸疾凡四年或  
作或愈疾劇書籍紙筆堆積于床榻間猶讀書爲文  
章不廢程度或勸其少休則曰天壽命也豈可一日  
廢學竟坐是而沒沒時絕無一言及他事但以不得  
見其親爲恨於乎悲夫汝器性剛果急於爲義論事  
有氣槩力有可爲者卽奮然直前不顧利害與人交  
意豁如也惜其負才器而天不及見其成使天假之  
年當必大有名於天下後世其止於此亦命也夫

翰林修撰馬君鐸墓志銘

楊士奇

永樂十年進士第一人長樂馬鐸授翰林修撰明年  
車駕幸北京十五年再幸皆留侍 監國其於公事  
所當爲者雖勞且艱不避雖數獨任不辭 皇太子

屢顧翰林學士楊士奇曰馬鐸可謂質實無僞者也  
自是翰林學士國子祭酒司業有公務出皆命攝其  
事蓋署翰林者再署國子者一衆咸謂 皇太子明  
於用人而鐸無忝厥命者也鐸字彥聲其先家饒州  
樂平宋宰相廷鸞之弟廷龍始居長樂廷龍之後有  
兄弟三人曰陰曰傑曰鈞皆舉進士至源夫伯載谷

進其曾祖祖父也母卓氏彥聲自幼已嶷然異常兒  
稍長卽有志問學初授禮於鄉先生鄭孟宣遂旁通  
易詩書於子史百家多所博涉爲文援筆輒就自太  
學生中應天府永樂九年鄉試明年中會試 廷對  
賜及第爲修撰授承務郎一考陞儒林郎三考皆最  
仍命復職先是 上自北京遣使以御製書賜南京  
國子學學師生將詣謝會長官以他事去職踰月彥  
聲來署學事卽具裝行衆謂彥聲後至可不行彥聲  
不可則相率助道里費彥聲曰鐸乃用是煩勞諸君  
耶一謝却之處事公恕監官有挾前輩數與爲異同  
者彥聲面折之以大義卒帖服春秋釋奠先師制用  
翰林國子官四員分獻翰林獻位故在左後有易之  
者及彥聲行事卒辨而復之居家有孝友之行一第  
篤愛之弟死哀慟甚旣葬其鄉縣山之原顧其子斲  
曰他日葬我必於此吾兄弟生死不違也爲人耿介  
諒直無崖岸表裏一致臨義執言侃侃無所顧避不  
爲外飾自奉儉薄雖貴不變與人交必誠必盡遇危  
急必濟之在京師直所居道側洿池中嘗冬夜有凍  
溺者聞而遽出之幾斃矣易其衣予飲食及藥物久  
乃蘇所爲類此皆未嘗自言閒暇讀書鼓琴以自適

所居據山林之勝嘗名其書室曰梅巖後遂以爲號  
永樂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  
八

翰林修撰承德郎李君騏墓志銘

永樂乙巳某月某日翰林修撰李德良卒于官其孤  
輝奉柩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鄉某山之原而  
以監察御史吳實狀來乞銘予忝同鄉且又同官素  
與之善誼弗可辭按狀德良其字姓李名騏閩之長  
樂人其先有仕宋爲提幹者至今鄉人稱提幹李家  
德良少穎悟甫十歲輒能通孝經論語悉其義旣長  
學益進入補縣庠弟子員昕夕勤勵弗懈肆筆爲文  
出人意表前輩多讓之歲丁酉鄉薦戊戌試南宮皆  
居前列三月朔日殿試士凡二百五十人 上親閱

其文擢爲第一德良初名馬至是 上改其名曰騏  
越三日傳制唱名凡三唱無敢應者 上曰卽李馬  
也騏乃受詔賜狀元及第明日賜紗帽銀帶朝服拜  
翰林修撰中外相傳以爲榮德良爲人嚴毅方正事  
父母極孝敬奉繼母尤謹與人交和而有節直而能  
信非禮之言不出諸口人有不善輒面言之無有所  
隱平居慊然若無所爲及議所當爲者則勇於爲之  
不倦親族有孤貧者必收撫之鄉黨有窮匱者必賑  
卹之其與內庭纂修及在翰林考校恭勤廉恪不怠  
於所事癸卯秋承命典文衡京闈去取進退 循至  
公士論歸之甲辰夏忽遘疾逾時乃愈方愈值 大  
宗皇帝升遐聞之驚悸哀怛卽出哭臨或勸其宜且  
慎疾則曰吾受 主上厚恩不能他有所裨益今  
龍顏天語不可復瞻聽矣如又不獲一哭于几筵以  
罄臣子之情將抱恨無極豈暇恤吾身哉未幾疾復  
作久而弗差雖未至殆劇然不能復事筆硯矣明年  
己巳春正月蒙朝廷恩典頒賜勅命得以推恩賜其  
父原善如德良之官贈嫡母葉氏爲安人繼母黃氏  
及妻陳氏皆封安人冀病愈欲得所請以歸焚黃不  
數月而繼母訃至扶疾奔喪抵家幾一月喪其配又



越月德良竟以疾卒年四十有八配卽陳氏有賢行  
子男一人卽輝嗚呼若德良者可謂賢也已而位未  
及大顯年未及中壽夫婦相繼而歿誠可哀也已

翰林院修撰董公璘傳

董璘字德文揚州高郵人少穎敏勤學永樂十六年  
會試第一登李騏榜進士授翰林編修有時名尋以  
母老乞歸養一日母病思鱖魚時無鬻者卽詣鎮江  
禱于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一鱖以歸鄉里驚異陞修  
撰與修實錄後憤太常職典禮樂不可昇異流乞以  
已爲其官遂獲譴歸卒于家所著有玉堂清餘集

翰林院修撰張公洪傳

張洪字宗海常熟人洪武間以事被逮謫戍雲南後以明經被薦授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元年擢行人奉使日本卻其餽金二年復使遼東修茶馬舊政于蕃界亦不受餽時緬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刁木旦併其地命洪資詔責還所侵地立孟養後塔不服凡六往始聽命塔欲毒之服其誠信乃已還入翰林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書成陞行人司副洪熙元年陞翰林院修撰致仕卒年八十四所著有四書解義周易會通尚書補傳詩經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

歷代詩選史記要語琴川新志日本補遺等總若干  
卷

翰林院修撰止菴張先生洪墓碑 瞿汝稷

先生諱洪字宗海常熟人敏于侯甫五日而母郁亡  
父常復客燕不歸靡爲顧復張翁炯媪丁憐而乳之  
故從張姓幼穎獻詩書臚傳精義神會靈瓊瑛璞孚  
尹旁達識者已知其非凡矣就計然策逐什一資大  
起踰冠比鄰事連戍滇黔寧王一見才之遇以國士  
都護瞿登之賢閣無何夷木邦刁于孟亂逐酋長思  
倫法 高皇帝詔三司議勦撫便計衆多謂雕題互

攻我可勿預先生語都護瞿曰思倫法擁三十六甸  
之衆嘗闖入寇景我師禦之帥馮成敗績後雖讐黔  
寧之威舉部歸順國家卽彼故地授宣慰其強未殺  
今彼之亂是天授我宜討木邦而示威分建以殺其  
強彼旣被逐得復雖分建猶戴賜是恩威並流固內  
弱外完策也三司因其議議上 上俞行遂捕斬刁  
于孟以其子與思倫法並授宣慰西南賴耆定旣以  
明經徵授靖江王教授稱病免永樂元年以行人徵  
旋使日本復使吐蕃董茶馬旣緬甸宣慰那羅塔殺  
孟養宣慰刁木旦而據其地奉詔責那羅塔歸所侵

地立孟養後那羅塔未拜命六往諭始如詔夫蠻夷  
之人惟力是怙而無藉寸兵徒膽頰輔收旣侵之區  
宇續旣絕之君長比績隨賈侔勲唐馬豈趨趨能窺  
哉竣事編摹大典晉行人司副洪熙元年擢翰林院  
修撰宣德元年同修 仁廟實錄五年引年致仕比  
歸杜關謝將迎日事著述有周易會通尚書補傳詩  
書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四書解義琴川新志日  
本補遺歷代詩選史記要語等年八十有四卒乃今  
篇帙湮滅索之好事汲冢靡藏河間絕獻而苗裔寂  
寥宗姓無考祀同中郎餒甚羊舌窳窳之托樵牧來

內翰劉公矩墓表

張元禎

吾自幼則聞北方有醇雅君子曰劉內翰先生先生  
門人侯公世傑吾同年也歷憲職江右有年吾因益  
得其行履之詳深切嘆仰以爲風流波靡中如先生  
可少哉先生世家澶淵矩其名字曰中方體貌魁梧  
器宇凝重垂髫時恪執禮度不苟過市未嘗一舉目  
它顧孜孜問學未嘗少以外物嬰其心鄉黨固已待  
以鉅人長者旣長從好直張先生受進士業不數載  
就試行部侍講曾子啓中允鄒仲熙見其文大嘉之  
拔置第二比廷對 太宗文皇帝復於羣策中親擢

爲第二蓋永樂八科中北士之及第者自先生始也  
先生官翰林由編修陞修撰前後僅九載引疾家居  
踰二十年其德性溫粹如玉生平殊無疾言遽色尤  
孝愛天至外艱歸毀瘠終三年禮無少違內艱亦然  
方母疾聞卽疏乞歸侍時 宣廟實錄成立遷官不  
俟也在職忠敬其事雖微必謹一時朝野自宰執下  
見者罔不稱曰君子家居嚴於祀先一疏果必薦掃  
迹公門人過失口未嘗一談犯者弗校酒愈酣語滋  
不輕清苦之操始終不渝視非義物漠如也嘗有寄  
之金帛百十數者死初無遺言亟致書其子悉歸之  
故人魏良夫以蒲守遠戍窘甚卽惻然出囊中賜金  
濟焉 所居無遠邇強梗者率革而良士夫無論及  
門與否僉表式之有過者恒慄然懼先生之聞人才  
籍以造就尤衆爲文詞黜華藻務以理勝若世傑及  
程鑑紀欽谷琰劉輔其門人之登甲科者劉珙張著  
谷瑛黃欽李新之衛英彭英楊儼韓儼俊其門人弟  
子領鄉薦者皆列職中外卓卓爲時聞士於是乎有  
以見先生之功矣先生壽七十一卒葬郡城東岡祖  
塋之右送者千餘人哭無不盡哀者

施修撰槃哀辭

正統四年三月 上臨軒策士其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蘇之吳縣施槃也余時歸江西得廷試錄閱之良喜蓋非獨爲施氏吾友侍郎周君恂如之巡撫三吳也作意興學初吳縣學舍隘陋且敝周君擇勝從而新之小人不懌者造謗誣之周君如罔聞且益選民間俊秀充弟子員其中而槃與焉至是亦爲吳學與周君喜也無幾余北還道淮安槃父遵道棹小舟迓余雖初識之而重其有子也執其手賀之遵道曰非走之能父也十數年前攜槃客山陽依

羅氏以居羅之老長曰文振特愛槃如子育之教之  
又求儒師授之經凡朝夕寒暑事師禮皆出羅氏既  
冠以歸吳侍郎君於羅故嘗知槃之爲所愛也亦愛  
之遂得入學所以致槃有今日實文振之德言旣文  
振來迓於舟亦吾故也余爲舉遵道之言文振曰槃  
令質夙成固施氏有先德鐸何預力余竊嘆遵道之  
弗昧人德文振之不居其功非皆君子人乎余旣至  
北京日與槃處槃字宗銘濯濯乎其資也秩秩乎其  
儀也坦坦乎其存也孜孜乎其學也顯顯乎其於職  
務也旦暮存公其志端且銳而於余久益親余固遠  
大望之一日得寒疾同官悉往視之則醫投補劑不  
勝困矣衆更爲求他醫兩醫欲下之一醫持不可宗  
銘拒不聽竟從下者旣下之又明日竟卒五月二十  
六也年二十有四無子同官相率出賻歸其喪而始  
終經紀喪事編修徐瑾行人吳德嗟乎宗銘之不幸  
非命也夫

翰林院修撰羅公倫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旣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



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  
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  
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  
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  
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  
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  
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  
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  
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  
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竒偉之節果敢之氣而  
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盡知也嘗欲  
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  
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  
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甌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  
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宮例應得折  
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  
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  
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  
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  
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

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序正一峰先生事狀

鄒智

一峰先生諱倫字彝正姓羅氏吉之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入翰林爲修撰時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公賢先王親詣公第力勸其不可旣而公竟起復乃抗疏言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爲人子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富弼辭之曰何必遵故事以徇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臣者未嘗徇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此二君者未嘗徇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然而功澤加于當時聲名垂於後世史

筆侈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使臣孝於其親臣能移孝以忠其君也自是而後史嵩之起復爲丞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此數君者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而生靈以之困社稷以之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能教其臣以孝其親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 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臣爲萬世之大君若欲任以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

雖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 溫旨俾如劉珙不可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毋謂廟堂無賢臣庶臣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方則水隨以方孟圓則水隨以圓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

祿不安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  
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  
其位乎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餘清閒之燕略崇高  
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禮尊延講  
聖學之要究為治之序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  
否論政事之得失明道術之邪正攷古今之治亂咨  
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眾人之見為見舍一  
己之知而以眾人之知為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  
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  
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則賢所能言者人亦能言之

羣策畢陳眾賢畢用又何必拘 先朝之故事遺先  
王之禮法損大臣之全節虧 聖明之清化而後天  
下可治哉且婦與舅姑喪亦三年孫與祖父母禮有  
期服奪情止于夫初無與於婦起復止於父初無于  
其子今舍館如故妻孥不動將以號於天下曰本欲  
終喪 朝廷不許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  
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  
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比年以來 朝廷以  
起復為常典縉紳以奪情為美名利在得恩則匿服  
以受恩利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利在遷官則匿服

以俟遷利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利在貪贓則匿服以居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之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宸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終喪依劉珙故事言事則內不失愛親之道外不失事君之忠其餘未起復者並許終制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止奪情之典嚴匿服之禁 朝廷旣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旣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於不孝醜顏於不忠乎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監察御史楊公瓊陳公選相繼請留皆不報三年丁亥召還四年戊子至 京師復修撰改南京翰林院供職兩月以疾辭不報六年再辭乃得歸十四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以疾終於金牛書院之正密堂享年四十有八先生爲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居官者言言民所疾苦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彩鳳見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餓寒凍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以必爲人之

毀譽歡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先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爲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遺事

先生旣上疏冢宰王忠肅公遣其部主事倪輔言於李公勸以文潞公自待李公遜謝而已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遂以爲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辭連先生法當下鎮撫司

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卽日鞠成讞之先生遂得免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重袍先生服之入金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卽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也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

許之卽日盡散諸族人

一客來甚早先生固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  
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  
先生亦曠然不以爲意也

翰林修撰錢福墓表

李東陽

錢生與謙旣卒且葬其子元上京師乞予表墓予傷  
之未復也其弟祚比有建德之命爲申前請曰非先  
生文安用慰吾兄地下予益傷之與謙蚤從今少保  
吏部尚書邃菴楊先生遊成化丙午舉南畿鄉貢已  
以文著一失意禮部衆輒譁之時邃菴已仕在外與  
謙乃因其友就質于予試司馬溫公贊因錄以詫於  
謝文肅公公以爲予作也亟譽許之謂數語間用舍  
治亂該括殆盡及詢知其人大駭歎焉在國學屢試  
皆前多士名益起弘治庚戌禮部試畢誦所爲文予

曰無以易子揭曉前一夕有報云第四者予曰恐不止是已而果第一與謙每爲文字不屬草廷試三千餘言辭理精確若宿構然者彌封官以無藁難之衆謂科場必欲具藁者防代作也今殿陛間萬目所視何嫌之避閣劉文穆公得之嘖嘖不容口曰程式中乃有此等文字邪以請干 上復賜第一與謙幼時病甚劇其父夢人語曰爾子吳寬也時吳文定公尚家食后連舉省殿二元至是乃應松人在 國朝末有爲狀元者有之自與謙始授翰林院修撰癸丑同考會試得弋陽汪俊爲省元泰和羅欽順爲亞魁後

皆入翰林有名其父爲蘭州同知聞與謙及第卽乞致仕歸自京師與謙亦以疾乞歸就醫藥居數年以例得致仕放意山水益肆力爲文藻出入微纒維志所適遠近購請廷扣嚮答殆無虛日每廣坐間羣客競請各用幅紙爲起居酬酢交錯不廢諧謔以其隙遞續之比酒罷無弗就者此遂菴所親見因相與賞歎之以爲稍自靳惜擇言而省度其所造詣雖吾輩亦當避路而恃才任達不遑後卹久之以酒成癖手書抵于若爲永訣者予怪之甲子八月二日遂不起年四十有四而已與謙始爲文高自負許方人之譁



之也頗自惶惑及予最以自信果能卓有所就而恨不能終有以成之也有才如此而弗克究其所欲爲惜哉與謙家居能色養念父老欲具疏乞移近地例不得行以考績進階儒林郎被錫命封父如其官母陸氏自安人居喪毀瘠葬祭皆如禮教弟祚仰學于予亦領鄉舉與坦率不立町畛有犯者笑而受之不爲報故雖以見忌而怨怒不及云與謙諱福字時斂予爲改字與謙其先本嘉興桐鄉人五世祖德明徙華亭贅于西園薄氏高祖實出居鶴灘曾祖復能熟中唐學以名于鄉至祖昌未有仕者父諱中舉鄉貢陸安人慈而能教葬與謙之三日一慟而泣與謙不及見矣與謙爲詩文多散佚祚及元方輯錄之經義則爲京師人鈔梓以傳多至若干卷

錢鶴灘先生遺事

錢先生諱福字與謙家近放鶴灘因自號鶴灘云幼而穎異八歲能屬文長益閎肆凌駕今古波瀾橫溢鋒焰逼人弱冠補博士弟子與顧公清沈生悅齊名稱爲三傑嘗遊小赤壁對客放歌云六丁拔出天地骨一柱鎮壓吳江東時人以爲奇句年二十六舉於鄉三十魁省試及奉廷對賜進士第一人三年告歸

又四年以大計罷又七年而終公既登第名滿天下  
從者如雲雖宿學通人莫不避席相遜而公亦意氣  
豪悍若無足當者居旅中日飲亡何當其醉後衝口  
恣吻時或逆人同列皆不堪以故得謗卒於不振然  
其中心隱厚有人所不及者方請急歸抵滸墅關時  
權稅郎他往公駐舟三日從者鞅鞅欲自啓關鍵公  
不可曰必需郎至郎乃命吏逆郎是逆 天子也已  
郎至大爲媿謝頗厚其酒貲以酬公公却之曰不佞  
豈爲裏蹄止哉梁溪華某者富人子也慕公甚以厚  
幣交公公不納而里中華生乘間潛謁華氏稱爲公  
師者華氏張樂款之生擁臯比上坐富人子磬折行  
觴未幾而蒼頭絡繹報公入邑矣薛違迫請出更衣  
因馳詣公跪請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糊其口於鄉  
也而借公之重以覓錢刀於茲罪矣請以死報公笑  
而慰遣之因過華氏漫語曰所不辭跋涉者爲吾先  
生庚癸謀也華乃出橐中數十金資薛薛旣得志復  
往海山如所稱於梁溪者已而使酒凌其逆旅人逆  
旅人覺其詐以詰公公曰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  
幸母急若生乃得脫歸公之處人大率類此而遇郡  
邑守相落落不加禮太守劉琬頗憎之嘗語人曰此

白眼兒柰何負一第而不置我輩睫間也獨無急我時耶公不顧而守偶以事撻丞丞恚甚已而丞失官疑守也誣守受贓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露章矣然守實節廉而方介人也公聞之操一舟至吳門力爲守明其無他部使者乃釋守公亦不言會守謁謝使者使者好語慰曰知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吾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疎我者而援我乎已守歸欲暱公而公疎之如故未幾公卒守往哭之出貲爲治墓復作享堂乃令沈生悅爲狀而請顧公清爲記然皆寥寥似孟德腹痛語無能闡公幽者

先廷尉微時所居比公巷獲聞其事嘗語不肖曰人知錢太史有雄文而寧知其有隱德也小子志之又二十年而乃爲書其事以俟修郡乘者採焉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涯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在起是爲元祐公之云亡是爲靖康等語翁大加稱賞以爲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爲之延譽於謝方石諸公謂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西湖談塵錄

翰林院修撰陳公瀾行狀

王九思

本初姓陳諱瀾字本初京師宛平人也其先山陽人泗州同知文中生至善至善生銘銘生貞國朝永樂初貞以間右實京師遂爲宛平人貞生二子其仲子曰顯顯生四子本初其長子也母曰常氏本初年十七爲學官弟子學官弟子未有如本初者然無能識本初少師洛陽劉公則奇之府丞畢公嘉會亦有以奇之也弘治乙卯舉順天府鄉試第二人丙辰會試禮部第一人天子策問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官翰林院編修其年年二十四也又二年以父喪歸又三

年復其官供奉經筵已而考其功稱贈其父翰林院編修母封太孺人壬戌同考禮部會試其年冬預修大明會典成晉修撰後二年甲子太孺人終又以喪免喪畢會天子新卽位爲正德丙寅詔復其官修孝宗皇帝實錄其明年丁卯八月五日病卒年三十五配蔡氏一子二女子曰田田生六歲矣居官者半中又病其半則喪居然以後日有適也孰意其死死之日甚貧蓋祿之所入者盡以養其家餘二十口又葬其親又爲其一叔婦又歸其二妹故問嘗有稱貸焉然其處人倫其所守可知也且其貌豐

粹有威儀又慎其口皆可不死先是星者云死相者云死果死死矣恨太早耳蓋其科舉之文式之者衆後乃脫去爲古文又能古文爲詩又能詩當其爲之也沉思久而後下筆雖一字不苟至于一奕一謔皆有思慮使不死豈僅若是已也方其病也予往問焉後又往問焉曰愈矣又數日也以爲愈且起乃一旦死矣所與厚者會哭盡哀聞者歎息其弟某等卜以是年九月二十一日葬于都城北溝泥河之原以九思爲行狀請執事爲墓志銘

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狀

張治道

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前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卒卒二十四日其弟南川君稍錄其行實以書抵余請爲先生狀以余知先生者曰嗟乎余忍狀我先生耶爲狀他人稱其德爲狀先生在白其誣誣苟弗白德將何稱作志君子採而擇焉先生諱海字德涵別號對山又號滸西山人其先河南固始人其世系顯晦見康長公行事序述康長公生二子長阜負才夭折其次卽先生先生道亞生知才具經濟讀書不專記誦但通其大義餘能類融下筆數千言不竭

時提學楊遂菴先生奇其才卽以天下士許之其爲文脫去近習上追漢魏以詩經中弘治戊午鄉試壬戌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是時孝宗皇帝拔奇掄才右文興治厭一時爲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見先生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爲之一變朝野景慕若麟鳳龜龍間世而一覩焉修撰一年歸關中三年北上復爲修撰其在翰林能面道人過失論古今文藝不少假借一時在翰林者罔不斂手服之又嘗曰南北人才之用舍天下治亂之所

關也時武宗皇帝初卽位宦官用事八黨行權而與平宦劉瑾用事尤專百僚被其竄逐甚多聞先生名嘗欲其至而先生獨不往瑾以是銜之有時見直言勸沮在他人不能堪先生獨言之無忌蓋瑾素重其名自能壓其心耳是時瑾怒吾鄉戶部郎中李夢陽蓋以夢陽爲主事時尚書洪洞韓文率諸大臣劾瑾等專恣擅權而彈文出夢陽手朝廷怒罷諸大臣夢陽官後瑾居司禮忌前彈文構夢陽以他事奏下錦衣獄欲致之死人情怊怊莫敢救夢陽自獄中傳帖甚急曰對山救我救我此帖尚存編修何栢齋謂

衆人曰康對山肯往瑾救之獻吉可活也人以是語先生先生曰我何惜一往而不救李耶先生雖承往而人尤難之明日先生同御史某往左順門植栢齋自內閣出曰此爲獻吉來耶先生曰是栢齋附先生耳曰此可獨往不可與他人同也先生遂不往且謂栢齋曰瑾橫惡肆權人也性好名可詭言而奪不可正言而論也栢齋曰此惟先生能之他人不能也又明日先生往瑾所瑾先生至倒屣迎之留飲坐話久之瑾謂先生曰爾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真爲關中增光先生詒曰海何足言人稱關中有三才

公聞之否瑾驚曰何三才先生曰其一爲公次則李郎中如海亦從二公後幸矣瑾曰非李夢陽耶先生曰是瑾曰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少一才矣飲罷晚出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其顛倒小人愚弄奸宦卽孟子告齊王謂好貨好色之意而昧者不知論爲諛瑾可笑哉一日瑾令親密謂先生曰主上欲以汝爲吏部侍郎先生曰我服官纔五越歲矣翰林未有五越歲而陞部堂者請爲我辭之事遂寢而瑾嫌其不附內益銜之一日起文選郎中張尚質之京先生謂尚質曰我輩欲去而不可得公



又何來耶尚質曰我見拿高世德恐慘禍及我高世德者吾鄉御史高胤先也爲御史有名瑾銜之拿焉無何尚質陞爲吏部侍郎先生曰不來恐禍旣來受官矣曷引病辭耶及瑾坐反尚質下獄中謂同獄者曰悔不聽康德涵之言尚質爲郎中時有進用之勢一日與先生同諸公會飲尚質盛稱許冢宰之才德先生曰只要常如此稱其意謂尚質不久爲尚書排擠之意勢所必有無何瑾果逐許矣 孝宗時謝閣老遷見知 主上其子丕爲翰林編修文亦有名焦閣老芳其子黃中亦爲翰林檢討爭勝於謝各樹黨

與互爲標榜焦欲引先生爲附一日置酒厚請先生先生往見座客皆邪媚者曰此爲排謝招我耶遂正言責之座客皆愧服銜先生者益衆矣是時李西涯爲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時爲文者皆出其門每一詩文出罔不模效竊倣以爲前無古人先生獨不之效乃與鄆杜王敬夫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吳下徐昌穀爲文社討論文藝誦說先王西涯聞之益大銜之戊辰先生同考會試場中擬高陵呂仲木爲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榜後先生忿言於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

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若能屈呂矣能  
屈其廷試乎時內閣王濟之爲主考甚怒先生焉及  
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無何丁母憂歸關中往  
時京官值親歿持厚幣求內閣志銘以爲榮而先生  
獨不求內閣文自爲狀而以鄠杜王敬夫爲志銘北  
郡李獻吉爲墓表臯蘭段德光爲傳一時文出見者  
無不驚歎以爲漢文復作可以洗近文之陋矣西涯  
見之益大銜之因呼爲子字股蓋以數公爲文稱子  
故也若爾非大銜也耶歸關中居喪以禮哀毀怨慕  
無何瑾敗而忌者讐者喝言官以鄉里指爲瑾黨論

先生罷其官嗚呼先生以修撰罷歸官不加陞阿瑾  
何謂大抵先生以才名致謗口語招讒又何論焉又  
謂先生還家時被劫有司爲追捕其所亡蓋追捕所  
亡有司素重其名且爲翰林而追捕之也先生何與  
焉聞者無不驚歎曰假手折才嫉賢附黨有天乎而  
先生聞之畧無愠色且曰自審無疚禍將從人瑾天  
下大惡也余常憂其禍國今果敗論死矣深可爲國  
慶也余官何惜余官何惜罷官後一切國家事罔論  
葛巾古服放情山水爲文讀書造日益精學日益充  
又常曰爲官化民爲民化俗欲化民俗先敦族黨族

中長者敬幼者育窮者周顛者扶無親踈遠近皆得其歡心而數弟顯達成名皆先生教導訓誨之力其於鄉黨處之以仁義接之以禮敬人有爭者不之官而之先生求其決判而先生別其是非論其曲直雖數年之爭罔爭以至給人困乏扶人顛踣婚喪不得舉者貲助之俾無不舉余在告後值父喪困不能葬先生聞之適有先生相識以百金饋者先生完封遺余余固辭弗受先生曰余大事畢矣得此不過日用費耳何若助吾弟喪余固再辭之先生曰賻喪致遺授受有名非假借討償耳曷辭焉余不得已受之遂

克葬事其敦友人之義周人之急事悉類此又日與故舊童冠徜徉詠歌雖身居小縣而名動四夷求文者日踵其門碑板傳刻天下爲徧家居三十餘年探聖賢之學別王霸之道以至物理性命篆隸醫卜無不克備洞曉常與余論曰道以無定爲真學以適用爲是文以達質爲良三代堯舜罔有不同至有宋以來執一以爲道訓詁以爲學庸冗以爲文論其學則有適於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爲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觀乎此言非振古豪傑天挺獨出者哉家居不離聲妓管絃絲竹一飯必用人或議之不知大節

所關凜不可犯先生少時夜行家園中值園牆傾有  
隣女子奔先生先生正色斥之隣女走不敢近此與  
柳下惠何異其爲學道披玄門識該宗旨議論如孟  
軻爲文類馬遷詩以興致爲先格高辭俊凌駕古人  
樂府數百篇可羽翼騷雅使遭時用事管晏不足爲  
伊傳不足追也夫何厄塞弗遇終老以沒是天未欲  
振耀斯文俾先生厄塞弗遇終老以沒也距生成化  
乙未六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六

翰林院修撰康公海傳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爲嬉卽焉父鏞

授之業輒退而嬉怒欲筆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筆乃  
已就傳於牛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病焉稍長  
語及牛傳未嘗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  
狀元及第於書覽而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  
飫焉而無所舉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  
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魄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  
鹿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醜其下則貪糟醇焉耳又曰  
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螢而冬雪估俾焉不足而繼  
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  
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螢雪爲哉故其在辟雍也什

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挾冊者笑之既  
而同試笑者方咨嗟構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  
著中煩而外疲弗爲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滔滔乎  
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雖衆咻弗聞未及乎匱也止  
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恒若新發于錮也在史館三  
年凡論著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爲俚以唐爲巧  
以秦漢爲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之僞以國老  
文就而正之實禍之也海不疑筆削而授之十存一  
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遭內艱而歸也及順德遇盜  
而失則捕盜者欲追財以還猶覆水而不可收也後  
瑾敗忌者謂海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  
錮爲海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於死而獲生  
者數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顧謗其爲交瑾忌者徵  
焉由是陷於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錮也以文爲身  
累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爲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  
已矣何以小技爲哉乃爲樂章求律于太常氏又自  
審定黃鍾而用之然後宣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  
先樂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安石東山之興用妓  
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名教之樂固未嘗  
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爲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

餘家尤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堂  
鈴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  
灸藥餌悉不謬爲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  
駁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爲  
年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  
集其論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  
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  
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  
立傍人門戶效嚙而學步志意性情畧無見焉無乃  
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

楊升菴太史慎年譜

陳文燭

公姓楊氏諱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六世  
祖諱世賢者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再避紅軍  
亂入蜀居新都世賢生壽山習春秋善歐書生子二  
曰遠曰政再傳子三曰春曰惠曰哲春卽公大父留  
耕公也性穎敏日記數千言家舊藏周易一部昕夕  
研究日漸有得乃入縣學爲諸生成化元年舉於鄉  
十七年舉進士移疾歸養弘治元年以熊夫人命北  
上授行人司司正八年陞湖廣提學僉事踰年乞歸  
留耕公配葉氏子七人長廷和卽石齋公由翰林院

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首相兩朝有除難定  
策之功焉子四長卽升菴公先是石齋與黃夫人以  
艱嗣爲憂嘗禱於神後夢神語曰當以聰明奇慧子  
昇君又夢送五代忠臣夏魯奇至曰武臣也復以中  
庸十八章輔之弘治元年戊申十一月初六日生公  
於京師之孝順衚衕岐嶷穎達七歲母夫人教之句  
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又以筆管印紙作圈令公  
書字於中曰吾雖不知書然卽此則楷正自可觀矣  
公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戊午年十一作近體詩有一  
盞孤燈照玉堂之句石齋公曰句佳矣但恨太孤寂  
耳不悅已未果罹母夫人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  
幾祖母葉太夫人訃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留耕公  
授以易兩句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  
留耕公與其弟大奇之一日石齋公與二弟觀畫問  
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爲正  
公舉元微之詩以對龍崖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公  
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  
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二公曰只此四句大  
勝前人矣時公年十二辛酉石齋公服闋公亦入京  
師有過渭城送別詩及霜葉賦師福建鄉進士雪溪

魏先生浚習舉子業偶作黃葉詩李文正公見之曰此非尋常子所能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傳奕請沙汰僧尼表文正覽之謂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侍石齋公於禮闈時崔公銑試卷在分考劉武臣簾下疑其刻深未錄公見之愛其奇雋以呈石齋公遂擢詩經魁崔知而以小座主稱焉竟爲平生知己時公年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士馮馴石天柱夏邦謨劉景宇程啓充爲麗澤會卽墨藍田永昌張含結社倡和丁卯歸應四川鄉試督學南峰劉公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是秋果擢易魁九月安人王氏來嬪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主考王公鏊梁公儲得公文已置首選卷偶失燭遂下第八國學祭酒周公試之曰天下士也已歷事禮部周旋朝夕不倦尚書劉公宇一日見公問日子爲誰公對曰楊慎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未禮部費公宏知貢舉入總文衡則靳公貴擢公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援史融經敷陳弘剴讀卷官李公東陽劉公忠楊公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公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喻夫人



憂居家讀禮丙子服闋復入翰林爲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同館則鄒公守益王公思尹公襄劉公泉孫公紹祖張公潮也丁丑爲殿試掌卷官得舒公芬策以陳閣老梁公欲置之第三公力爭乃得首時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公疏切諫不報乃以養疾乞歸明年王安人卒已卯繼室得遂寧黃簡肅公珂女時江西寧藩之變值石齋公當國公經廣漢詩曰遊子戀所生不獲常懷安大哉宇宙內吾道何盤桓庚辰九月公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世宗皇帝卽位五月公爲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

公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用於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閹張銳于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命公代祀江瀆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公浹御史簡公霄遊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斗酒千金會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未纂修武廟實錄公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公冕費公宏曰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草錄付校時六年考滿吏部侍郎羅公欽順考公語曰文章克稱

乎科名慎修允協乎名字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  
嗣復跪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廷杖之二十七  
日復杖之公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事死  
者配者民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公舟由潞河而  
南值先年被革挾怨諸人募惡少隨以伺害公知而  
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時公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  
南病馳萬里羸憊特甚栖櫓旅中方就醫藥而巡撫  
台州黃公衷促且甚公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  
按郭公楠清戎江公良材極爲存護卜館雲峰居之  
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而郭亦被詔下獄爲民丙戌  
九月聞石齋公寢疾疋馬問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  
悅而疾愈七月攜家就戍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  
銓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交亦起攻掠城堡爲  
患孔棘公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  
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峩謀固  
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公  
促城中兵鼓噪開門出戰以助賊敗去公復歸會城  
戊子春疫殍大作乃徙居珥海城疫息仍居雲峰尚  
書伍公文定黔國沐公紹勳鎮守太監杜唐同來問  
疾時公一足病有半人嘲鑿齒一足笑虞夔之句已

丑八月寓趙州聞石齋公訃奔告巡撫歐陽公子重  
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公公  
韶聘修雲南通志館於滇之武侯祠時鄉大夫有欲  
冒嗣潁川侯傳友德以覬世爵者公不可乃乘張羅  
峰復相流言欲中害公遂去有中宵風雨大多情留  
住行人不放行借問小西門外柳爲誰相送爲誰迎  
之句癸巳西遊大理諸處會禺山張公舍於霽虹橋  
刻詩崖嶠以志別甲午阿迷州僉事王公廷表迎往  
館之乙未六月子同仁生丙申至喜州訪給事楊弘  
山士雲復寓點蒼山感通寺之寫韻樓丁酉與御史  
李中溪元陽遊石寶山七月還戍所戊戌奉戎檄歸  
蜀便道獲拜於壠阡事畢還滇己亥十月再領戎役  
於重慶道庚子役事竣至遂寧七月歸新都八月巡  
撫東臯劉公大謨聘公及玉壘王公元正方洲楊公  
名纂修蜀志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巡 龍山戴公  
金留之返成都與梓谷黃公珥江劉公遊青城丹景  
雲臺諸山壬寅七月還戍所癸卯十一月子寧仁生  
是年公復領戎役於蜀甲辰至瀘州與少岷曾公璵  
遊九十九峰山四月還戍所乙巳二月徙居大理與  
門生董難尋罷谷山洱水源會弘山諸公倡和九月

還戍所丙午冬公與簡紹芳遊易門有龍口洞山人  
臥梅諸作時大理推官吳宗微署安寧州奸規州利  
欲權民鹽牛公言於當路得免丁未居高嶢水莊名  
十二景日與交遊倡和四月公屬紹芳隸漢王褒移  
金馬碧雞文於羅漢寺之崖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  
操觚留題冬十月公復適臨安訪兵憲樊公景麟暨  
桐岡葉公遊諸巖洞勝境戊申春至晉寧與侍御池  
南唐公錡遊海寶蟠龍生禰諸山已酉居高嶢夏秋  
每與滇之鄉大夫兩湖葉公在軒胡公偕紹芳數遊  
昆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疏海口雲南臺司  
顧箬溪諸公請公記其事於石辛亥十一月命長子  
同仁娶遂寧侍御歐公珠女於新都壬子二月時在  
逸武弁得委祭龍海口歸肆狂惑復丁夫六千督之  
往濬剝衆利州人苦之有言於公者公歎曰海已涸  
矣田已出矣民已疲矣致書巡按趙公炳然罷之三  
月劉蓉峰明刑持先廷尉執齋公詩文集請公批選  
於太華寺癸丑公復領戎役於蜀攜諸子僑寓瀘州  
丁巳八月歸新都九月復至瀘已未春還戍所六月  
遘疾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  
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滇海囚遷謫本非明

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痴兒女泉下傷心  
也淚流又訣李張唐三公詩云魑魅禦客八千里義  
皇上人四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  
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篇中溪

李元陽半

谷張含池南唐錡叟此意非公誰與傳卒於七月六

日得年七十有二時巡撫雲南游公居敬命殞殮歸  
新都庚申冬附葬石齋公墓側丁卯穆宗皇帝卽位  
奉遺詔追贈光祿寺少卿公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  
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  
小說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博

其趣而訂其訛謬焉正德間武廟閱文獻通考天  
文星名有注張又作汪張遣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  
館中皆莫知爲何星也公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  
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  
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於長官司上添一三字公曰  
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証之嘉靖初給事中張  
紳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裔字鬼瑣之語  
上問之內閣公適在館中卽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  
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乃若  
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不始

於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  
修文御覽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蘇東  
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之僞駁  
歐陽氏非非堂之說斥戴石屏之無行傳節婦唐貴  
梅之死節此又証據古今闡揚幽隱謂其有功世教  
也非乎至若陶情乎豔辭寄意於聲伎落魄不羈又  
公所以用晦行權匪恒情所易測者也昔重慶守劉  
公繪貽公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  
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  
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  
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蓋求其適與  
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無  
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  
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  
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蓬藿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  
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斯言也可謂諒  
公之深者矣公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  
自心力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又嘗自贊曰臨  
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後身雖無補於事業要亦負  
乎君親遭逢太平以處安邊歌咏擊壤以終餘年天

之顧畀厚矣篤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沖而  
盈寵爲辱平爲福者耶此公自狀實錄也平生著述  
百餘種散逸者多學者恨未睹其全云

翰林院修撰舒公行實

孫琛

公姓舒氏諱芬字國裳學者稱梓溪先生公之先出  
吳泰伯後居浙之東陽宋元間自東陽三遷至梓溪  
世有聞人至第七世野江翁諱法乃公之考也嗜古  
力學儻不凡贈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母聶氏封安  
人公生而穎異不羣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  
義年十二郡守祝公瀚修封泚至獻馴鴈賦遂大奇  
之薦補郡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選輒語人  
曰此他日大魁天下士也以詩經中正律一節賦式  
戊辰卒業南雍嘗夜分不寐于書無所不讀而實勵

志于聖賢之學最喜濂溪嘗稱爲中興之聖所著有  
太極繹義通書繹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  
十篇詩稗說三十餘篇一時號稱天下上者咸推讓  
焉逮丁丑春考官陸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  
名及對大廷頃刻萬言立就是科制題上自羲農以  
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  
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于道德仁  
義粹如也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  
時 毅皇帝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 孝貞  
皇后崩踰月卽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公

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 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  
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煢煢在疚如成  
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  
未有輕身而不嚴侍衛者旣而又上車服疏謂 大  
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  
定禮義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  
又言 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而 祖宗之制  
主必于午門昨 孝貞太皇太后之主以從 陛下  
之駕入于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  
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 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



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  
則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 陛下明詔中  
外以示改過二疏反復數千言諷諭切至會江西洪  
水決圩漂舍遂乞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  
母老疾恐填溝壑疏上不允已卯春車駕議以三月  
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  
州復泝江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宸濠久蓄  
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爲內應時帝星又明于江漢  
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故一聞駕出人情  
洶洶懼禍不測以爲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公乃慷慨

首義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  
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  
爲 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  
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  
革除年間事爲故事也復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  
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時完以智術倖高位  
利下 主上遠出則已得以久其位或濠之謀倖遂  
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語以沮抑諫者謂  
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刎狀且曰今撒賴矣初以此  
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夏

公良勝儀制萬公朝太常陳公九川至寓舍酌以酒  
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今日之事當先諫無二是夕  
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  
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  
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  
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  
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  
衰矣安得以尼主上之行哉乃二十日 天威震怒  
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  
西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  
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公以疏首杖特甚惟口呼  
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  
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  
臥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爲動曰  
吾官于此當死于此又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  
市舶副提舉先是羅一峰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  
公官同謫同其地又同閩人乃立祠並祀二公云卽  
褒瘡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  
而復蘇遠近相傳爲野祭旣至閩布德宣威遠夷心  
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

反敗季秋九日偕年友劉世揚楊叔器廖世昭郭波  
輩遊烏石扳崖長嘯各爲詩若干首屬公錄而序之  
以記遊公曰屈子作離騷人謂忿怨嫉世非知屈子  
者古仁人立言深遠余何敢也集成有三山紀會錄  
庚辰閏八月野江翁棄養于家公聞訃慟絕兼程而  
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時鄉多寇有請避  
居者曰寒士何憂堅立不動辛巳夏 世宗卽位諸  
竄謫者皆詔起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  
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宮宇壇場堂閣覽山川勝槩  
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錄所撰

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宫牆圖所行釋菜  
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  
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詔書例陞俸一級公上辭陞  
俸級疏六月奏請勅命遂得賜恩又進公階儒林郎  
降勅褒之甲申春二月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  
公上乞命命婦朝賀疏謂 皇太后奉 陛下宗社  
大計而 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  
與我 太祖制服之意則是 陛下于 皇太后雖  
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歡心以事其親而不  
可使 皇太后之淒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

再上不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 世宗欲尊 興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于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罰俸三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于京師官舍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旣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門人魏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幾公辭世使天假之

年得立朝行志舉周官法度翊 聖皇致休治不難矣嗚呼痛哉公幼卽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之旨于凡仰觀俯察律曆象數古今名物無不洞究其奧而于天文尤精每日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爲主七政以歲爲主凡盈虛朏朧伏逆遲留如指諸掌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泰泉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官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韙之七歲能詩十二工賦論議必折其衷感時乃見乎志至于大或干

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翔然于萬物之表而多所自得若制策封事雖董賢良胡邦衡不能過焉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于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于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于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不一是正之何也五經嘗疏論數萬言闡其幽趣大抵皆有

功于聖門而周禮尤爲有賴非確然見道之真者能然邪少擢倫魁初不色喜繼謫閩舶了無愠容嘗獨立敢言瀕于九死不撓不懼至謝賜恩騎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公將奏其作威友人曰人于怒時當遽忘其怒公卽焚其草端居終日讀書治事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而不敢少失尺寸居常溫清定省出于誠篤每聞庭訓則敬而守之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卽委身于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洪水之災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十疏至于以犯顏諍君爲悅親之實以不愧屋漏

爲無忝所生之實凡宗社大計如諫南巡之類綱常  
大禮如議大禮之類勤勤懇懇必要諸大道而不敢  
以末世苟且之說雜焉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杖  
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而絕無一毫得失之心死生  
利害之念宅憂數年非公事未嘗一入有司之室時  
有欲居以官屋而免其直者辭曰我世惟清白何用  
此爲先時吾野江翁卜葬地諸君授以桃花嶺向固  
不敢以此累先人今又何敢以此累子孫哉竟不受  
幼卽以聖賢自期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嘗悼異學  
之謬曰是大亂真而善溺人者也空言闢之無如修

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顧  
諛而力行之曰此可以遡洙泗之源矣又曰退之雖  
不信佛然何必與太顛遊故于削髮之流羽衣之客  
悉毅然疾之不示半面至于權倖奄宦之輩卽有求  
通者絕之亦如釋老居閩未幾適奔父喪琉球國人  
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  
垂波立舟楫危甚乃爲文籲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  
劘切無幾微矯飭尤善成就後學與之講論事理倦  
倦于心術之正嘗語之曰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  
于念以故門下之士恪守其教多爲世名卿者其始

生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  
門生誼柝夢天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  
越一日果不起是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  
其死生出處之關係有如此者居疾中矩度毫髮不  
踰凡相見者必勉之勤學臨終沐浴欲自告于廟時  
家廟稍遠兄第子姪恐出有不利固留乃止命長子  
泰往行禮畢復與衆揖曰連日多勞時入室少坐曰  
此非廳也卽徑行出廳自整衣冠端凝不動長子泣  
問疾不答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言乃瞪目謂曰六  
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

書近年重加校定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不敢知第  
未及進爲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 肅  
皇帝有精醇端介之褒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相  
國一清諸公稱爲忠孝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則又  
泰泉先生之斷也直道扶 國家之元氣論議發前  
賢之未發又張公整萬公虞愷之論也凡海內士聞  
公之風者皆曰今之羅一峰而理學過之其見于公  
評如此公生成化二十年甲辰三月十有二日亥時  
卒嘉靖六年丁亥三月十有四日辰時年四十有四  
葬新建象山之原

廣雅釋詁卷之二十一

三





